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四

後學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感遇

越中秋懷

越水遶碧山周廻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盡相似

一本首四句云蹈海思仲連遊山慕
康樂攀雲窮千峯弄水涉萬壑下同愛此從冥搜永

懷臨湍遊一為滄浪客十見紅蕖秋觀濤壯天險望

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

將歸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齊賢曰王羲之
曰每行山陰道

上如鏡中遊天台賦序遠寄冥搜拔乘七登將以入
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古樂府有登高丘而望
遠海漢書會稽山上有禹穴張晏曰禹巡狩會稽石
崩因葬上有穴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士贊曰易曰天
險不可升毛詩逝將去汝蓬
丘及范蠡扁舟五湖事見前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搖煙空

謬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

齊賢曰謝文鼎詩既通金閨籍毛詩吉甫作頌穆如

清風士贊曰漢書建章宮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臺梁係海

中仙山上林賦輦道纏蜀鮑照詩雲生玉堂裏風摩

銀臺既漢書東方歸時落日晚躓蹠浮雲驄人馬本

朝待詔金馬門

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清歌弦
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為樂列筵坐群公光景不
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齊賢曰
賦望朔雲而蹀足漢書馬生渥注水中歌曰籟浮雲
掩上馳蘇林曰言天馬上躡浮雲也西京雜記曰茂
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築園激流水注內養紫鴛
鴦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新豐事見前秦嘉詩為樂
常苦晚士贇曰曹植詩光景不可攀又
轉蓬離本根此詩樂府富貴之體也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况乃效其賔
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

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齊賢曰鮑照詩秀色若可食西施見前宋玉好色賦

序曰天下佳人莫如臣東家之子莊子曰西施病心

而躡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躡離騷衆

女嫉蛾眉史記武帝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同時幸詔

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徒御者

數十人尹見之曰非邢夫人也帝曰何曰視其形貌

不足當人主詔邢衣故衣獨來尹望見曰是矣乃低

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劉向新亭曰齊有婦人櫪

醜號曰無鹽女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

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士贊曰此詩刺時以色相

尚而不好德者故末句反言之曰寄語無鹽子如君

何足珍也

擬古十二首上贊曰擬古者擬古詩也古人多有此體至於同意亦不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

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
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飄不言歸
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齊賢曰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又曰見瓶水之冰
而知天下之寒唐羈縻州有金徽州隸振武軍王贊
曰古詩衆星何歷歷架宗慄荆楚歲時記黃姑卽河
鼓也蓋語訛所致云爾雅河鼓謂之牽牛班婕妤詩
新製齊紈素古詩被服紈與素詩小序曰君子行役
無期度鮑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飄無定所梁鮑泉寒
閨詩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寬王粲詩迴身入空房
托夢通精誠此篇傷時窮兵曠武行役無期度男女
怨曠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
怨而不誹真有國風之體此
晦庵之所謂聖於詩者歟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
明月看欲墮當牕懸清光
遙夜一美人羅衣沾秋霜
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
絃聲何激烈風卷遶飛梁
行人皆躑躅棲鳥去迴翔
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
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齊賢曰古詩西北有高樓玉堂陌上桑及韓娥歌響
繞梁鴛鴦事並見前陸士衡詩振衣聊躑躅王贊曰
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王粲詩含
情欲待誰蘇武詩長歌正激烈禮記鮑照詩吞聲躑
躑不敢言梁鄧鑑閨怨詩君言妾貌開妾意君心移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詩喻賢者懷才抱藝有
以聳動人之耳目而不肯以身輕許
於人思得同心同德者而依肘之也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
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

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齊賢曰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公之心如山嶽雖積金
至斗豈能移之古樂府鑿石見火能幾時提壺云提
壺沽美酒王贊曰潘岳詩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欲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飈鮑照詩悠悠世中人陶潛
詩得歡當作樂斗酒聚北鄰記檀弓曰以與四鄰交
老子曰無形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楊子神心惚
况此篇達生者之詩
也古詩中有此體

其四

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
香風送紫藥直到扶桑津取撥世上豔所貴心之珍

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

齊賢曰列子云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淮南

子曰崑崙墟層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離
騷望瑤壇之偃蹇兮見窈窕之佚女士贊曰李陵詩
各言長相思漢書薛宣傳
一笑相樂此遊仙詩體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
吹簫舞彩鳳酌醴鱸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
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

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

齊賢曰蕭史吹簫感鳳凰來事見前應璩詩酌醴焚

枯魚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漢書疏廣疏

受稱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故人邑子祖道供張東

都門外五思詩可為達士摸又塊若枯池魚莊子曰

周中道顧視車輒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

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士贇曰莊子曰極物之真能守

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淮南子

曰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按鮒字本作魚若作魚是重

押韻今作鮒莊子守鯢鮒注曰鮒音附又音蒲李

云鯢鮒皆小魚也當作鮒音蒲無疑此篇亦

達生而能與時卷舒者淇太白之素志歟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荒

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南翅

李詩補注 卷二十四 五

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

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齊賢曰易云天地閉賢人

吹邊月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

以上下西王母晉志太白西方秋金義也進退以候

兵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妖星一日彗星所謂掃星

小者數十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舊布新彗

體無光傳曰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辰見則西指在

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古今法曰鴛鴦水鳥是類雌

雄木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古詩
鸛鳥巢南枝鷹將犬言昔鸞鷹牽犬獵於田野今皆
為侯王矣荀勗為中書令罷曰奪我鳳凰池大東詩
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王贊曰後漢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之用比史齊
神武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後魏本傳
揚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
自此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此言兵興之後昔日起

於行伍效鷹犬之用者今皆為侯為王矣。○按此篇當是太白從永王璘詩嘗作詩諷王勣王而王不從知王不足與有為故仁是詩也運速天地閉喻明皇晚年賢人隱而群小用事也胡風結飛霜喻祿山兵叛也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殺戮也六龍頽西荒喻明皇西幸也太白出東方彗星楊清光喻兵興除舊布新也鴛鴦非越鳥可為眷南翔喻王元非南人何為眷眷於南方也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喻起於行伍而能立功者已致高位也今卒伍之徒能立功者尚致高位王何為眷眷然擁兵南方翱翔江上而不為勸玉之舉以立功名取爵位也哉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喻王終不允與有為如北斗之空有斗名而不可以挹酒漿南箕之空有箕名而不可以簸揚無有為也嘗有盡而意無窮豈後人作詩明譏顯刺者所可同日語哉

其七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
曠野多白骨幽鬼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
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璨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
齊賢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曰出路險巇一至於此太
行孟門豈云嶮絕陶潛詩萬族皆有託左傳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虞義詩
當今麟閣上古詩榮名以為實士贊曰左思詩咄嗟
復彫枯魏許昌碑表曰白骨既交輝於曠野楚詞質
銷鑠以洵約兮神要妙以遙放江淹詩人事亦銷鑠
古詩為樂當及時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善曰春華
喻少時也鮑照詩尊賢未照灼此篇乃熟識世諦回
歸於盡惟當及時立
功名以傳不朽耳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
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螻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

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為寶

齊賢曰月令季夏之月腐草化為螢莊子音義曰惠

與螻同蛄與姑同司馬相如云惠姑寒蟬也一名蜺
螻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神仙傳壺公賣藥於汝南浦曰
入後跳入壺中士贇曰南史齊武帝紀曰卿雲玉露
楚詞白曰晬晬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老子曰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莊子曰失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古詩榮
名以為寶太白素志學仙此詩是反古詩中服食求
神仙多為藥所誤

之意猶反騷云

其九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

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

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齊賢曰扶桑生碧海中央

曰列子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

夫死也者德之傲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莊子曰

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傳玄天問曰月中何有白

其十

仙人騎綵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事

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

一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

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齊賢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一角正北上于

北辰星之耀名闕風巔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陶潛桃花

源記見前士贊曰顏延年撰陶徵士詩曰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倏忽見前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

佳期絲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齊賢曰陸士衡有擬涉江採芙蓉一本有折荷有贈詩與此全同上第二句改二字云愛此紅蕖鮮玩籍

詩蕩漾焉可能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士贊曰陸韓卿詩秋水落芙蓉謝朓詩佳期長何詩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雲陽臺又竊愁涼風至此比興之詩也首兩句喻賢者慕君之爵位而欲士也三句四句喻賢者纔得位而害之者已至也佳期是與佳人相期也釋楚詞者曰不敢指言君尊故托辭曰佳人也雲重者喻女謁讒夫之昌盛也欲贈隔遠天者喻賢者欲有所獻言於君去天遠而為女謁讒夫之所聞隔也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者喻雖思君而無從見君惟有悵望涼風之前以寄吾眷戀之意云耳涼風亦薄德之形容也辭微

其十二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為群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

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齊賢曰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漢水見前謝玄暉詩

雲端楚山見陶隱居本草云紫曾輕小者是越燕曾

斑黑聲大是胡燕曹氏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淮南

子曰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注球琳琅玕

皆美玉宣城志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

望夫乃化為石其山臨江周回五十餘里王贊曰陸

機詩去去遺情素此篇其大白去國之時所作乎身

在江海心居魏闕懷君憂國之意諳然見於言辭之

表末四句意是嗟嘆之曰雖遭時昏亂隔絕遠方然

愛君之心猶石之堅

也辭嚴意婉悲夫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

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

齊賢曰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于

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王令宋玉賦神女事見

前毛詩錦衾爛兮江淹詩綺席生浮埃王贊曰莊

子云茫乎昧乎未之盡者江淹詩誰能測幽微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飄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

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

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為世所譏

齊賢曰漢書音義云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洛水為神

陳思王曹植作洛神賦詠之曰鬋鬋兮若輕雲之蔽

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又曰願誠素之先達兮

玉珮以要之又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毛詩携手

歸士贊曰陶潛詩素月出東嶺阮籍詩明月耀清輝
王粲詩含情欲誰待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
成其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癡
子聽人說夢以為誠有是事惟太白知其托辭而譏
其不雅可謂識
見高遠者矣

其三

裂素持作書將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來
征鴻務隨陽又不為我棲委之在深篋蠹魚壞其題
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開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

齊賢曰鄭玄注禮記曰素生帛也禹貢陽鳥攸居孔
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古猛虎行饑不從猛虎
食暮不從野雀棲書中蠹魚一名蟬士贊曰晉書殷
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

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嚴
洪喬不為致書郵莊子曰此亦一是一非彼亦一是一非

其四

芙蓉嬌綠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質

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

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

士贇曰按此篇已見一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

傳寫之殊編詩者不能別姑存于此卷觀者試以首句比並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

其五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坐松風泚瑟窺海月

西山玉童子使我煉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

齊賢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魏文帝詩曰西山
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此贊
曰此比興之詩以喻賢
者相招以求祿仕者

其六

西國有美女結樓青雲端蛾眉艷曉月一笑傾城歎

高節不可奪炯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爲人所觀

安得配君子共乘雙飛鸞

齊賢曰陸機詩高樓一何峻飛步躡雲端毛詩螭首

蛾眉漢書李夫人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王贊曰史記魯仲連好持高節左思詩高節卓不群謝朓詩既秉丹石心江淹詩
絲色世所重此篇喻賢者有所拘負審所去就不肯
輕以身許人復恐老之將至功業未建於時
無聞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共祿位也

其七

竭來荆山客誰為珉玉分良寶絕見棄虛持三獻君
直木忌先代芬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溟道所群
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連及夷齊可以躡青芬

士贇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風但有數語之異是亦當時初本傳寫之殊編詩者不忍棄兩存之耳

其八

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
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烏得薦宗廟為君生光輝

齊賢曰毛詩芾厥豐草種之嘉茂又誕降嘉種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大田詩此有滯穗劉楨

詩采之薦宗廟古樂府萬物生光輝士贊曰此篇
興之詩刺時賢之不能引類以萃以爲國用者歟
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喻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
農夫既不異孤德將安歸蓋謂農夫見穀之在草而
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能薦進之也常
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者喻在野之賢惟恐老之將
至與草木俱腐也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者以喻
在野之賢冀望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羽儀朝廷也
嗟夫士懷才而不遇
千載讀之猶有感歎

寓言三首

周公負斧宸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
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咸傷萎
管蔡扇蒼蠅公賦鴟鴞詩金騰若不啓忠信誰明之

齊賢曰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
宸依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宸爲
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尚書雙雙齋
栗金藤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注不悅豫史記
與書皆言爲三壇周公北面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
季文王不言剪爪事又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未敢誚
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
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曰今天動威以彰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
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土贊曰此詩
懼讒也隳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耳

其二

搖裔雙綵鳳
婉變三青禽
內往還瑤臺
重裏鳴舞玉山岑

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區區精衛鳥銜木空哀吟

齊賢曰謝靈運詩搖曳起長津秦娥弄玉也穆公女

弄玉嫁蕭史吹簫似鳳聲鳳

曰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

為之使張揖曰三足鳥三足

謝朓詩見就玉山岑王贊曰

婉孌有芬芳精衛銜木石填

詩絲鳳青禽以比伎幸之人

娥以比公主王母以比后妃

掖取媚后妃公主以求爵位

臣懷區區報國之心盡忠竭

而顯

矣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綠塢不自持從風欲傾倒

李詩補注 卷二十四 三

海燕還秦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見托夢遼城東

齊賢曰唐京兆府長安縣即長安也霸城門民間謂

之青門江淹詩秋月照簾櫳王維曰何晏景福殿賦

從風飄揚江淹詩結髮不相見王粲詩託夢通精誠

此篇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

懷春之思者蚨綠揚海燕以起興也婉然國風之體所謂聖於詩者此也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

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草歇柔艸白白露催寒衣

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

齊賢曰顏延年詩芬芳歇蘭若蘇武詩况仰內傷心

吳下不河博上賦曰莊子曰舊國舊都一之揚然此

詩太白作於竄逐之後乎身在遐方心懷舊國詞意悲惋哀哉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斲玉顏長自春

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手白日間分明謝時人

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齊賢曰全篇隱括王子晉事見前趙朴子曰金液入

口則其身皆金色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王贊曰鮑照詩絲淚毀金骨葛龔與梁相張附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此詩蓋有所懷托二仙而言也

其二

可歎東籬菊莖疎葉且微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

未泛盈樽酒徒沾清露輝當然不君不採飄落欲何依

齊賢曰淵明詩採菊東籬下詞光風轉蕙汎崇蘭

又芳菲菲而難虧陸機詩清路墜素暉士贊曰古詩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採而不採將隨秋草萎

此篇喻賢者蒙朝廷養育之恩有才而不見用空受

此恩也當可用之時而君不採之

惟有飄零老死而已將安所依乎

其三

昔余聞姮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顏方希鍊金骨

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宮誇蛾眉隨手會凋歇

齊賢曰淮南子曰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未及服

其妻姮娥竊而食之得仙奔于月玉顏金骨見前春

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

陰陽開閉皆在此中故曰紫宮女帝室也西京賦正

學宮於未央離騷衆女媵余之蛾眉王贊曰陸機長
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此篇遊仙賦也宋
句調以色事人
色衰愛弛者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
學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絕

齊賢曰此篇彙括宋至答楚王問及高惠登徒子好
色賦事見前班婕妤詩曰恩情中道絕王贊曰此篇
太白特借宋玉事以申已之意耳
知後篇誅壁上鸚鵡亦此意也

寫懷 一十二首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

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

本是踈散人屢貽福促謂雲天屬清朗林壑憶遊眺

或時清風來閑倚欄一作簷下瀟嚴光桐廬溪謝客臨

海嶠功成謝人開一作君從此一投釣齊賢曰漢東方朔詩詔金馬門

帙說文曰書衣也謝靈運詩異世可同調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遂東流為浙江其上即嚴光瀨

又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詩曰倘遇浮丘翁長絕子微音士贇曰潘岳

撰揚武仲誄曰彼帙散書屢覩遺文陸機謝表曰片言隻字不關其間毛詩箋青蠅能汗白使黑莊子陽

春白雪其調高其和寡謝靈運詩高情屬天雲謝眺詩林壑變顏色此太白寫心之作觀此則前效古

首槩可
見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
條條北窻竹
迴薄萬古心
攬之不盈掬
靜坐觀衆妙
浩然媚幽獨
白雲南山來
就我簷下宿
嬾從唐生決
羞訪季主卜
曰十九年非
一往不可復

野情轉蕭散
世道有翻覆
陶令歸去來
田家酒應熟

齊賢曰陶潛云高卧北窻之下陸機詩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陶潛詩白雲宿簷端張衡賦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决疑史記司馬季主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洗沐遊於卜肆謁司馬季主張景陽詩將從季主卜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衛大夫蘧瑗

陶潛為彭澤令棄官賦歸去來詞王贊曰淮南子審
戚商歌許慎曰商秋聲也賈誼鵬賦萬物迴薄震蕩
相轉詩云終朝採綠不盈一掬謝靈運詩幽獨賴鳴
琴史記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
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昂鼻巨肩魁顏
蹙弱膝孿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
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
去江淹詩蕭散得遺慮陸機詩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陶潛問來便詩歸去
來山中山中酒應熟太白雅
尚沖澹是亦書懷之作也

江上秋懷

餐霞卧舊壑散髮謝遠遊
 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

朔鴈別海裔越燕辭江樓
 颯颯風卷沙茫茫霧紫洲

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惻惻心自悲潺湲淚難收

蘅蘭方蕭瑟長歎令人愁齊賢曰顏延年詩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九華真

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食霞之道甚秘致霞

之道甚易琴操許由曰歎髮優游屈原有遠遊篇古

樂府枯桑知天風淮南子曰遊於江濔海裔注濔涯

也裔邊也爾雅注杜蘅似葵而香王逸離騷曰杜蘅

非杜若也王贊曰范曄後漢書袁閎散髮絕世趙景

真與嵇茂齊書曰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淮

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

鮑照詩沙風暗空起江淹詩黃雲蔽千里潘岳詩白

水過庭激謝朓詩寒流自清此曹植詩咄嗟令心悲

楚詞橫流滄兮潺湲隱思君兮憊惻此太白傷已之

作也不惟傷已而復

為同類者傷之悲夫

秋夕書懷 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鴈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凄其流浪情

海懷結滄洲

一作遠心 飛蒼梧

霞

一作

想遊赤城始探蓬壺

事

一作術

旋覺天地輕澹然吟

一作思

高秋閑卧瞻太清

蘿月掩

一作隱

空幕松霜結

一作雲散

前楹滅見息群動獵

微窮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齊賢曰詩云凄其北風天台山

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蓬壺蓬萊方壺也淮南子曰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寞北山移文春蘿罷月陶

潛詩日入群動息莊子至道之精窈窕冥冥士贇曰

陶潛與世流浪而遂徂鮑照詩流浪漸染經三齡淮

南子曰澹然無欲而民自樸顏延年詩懷情滅聞見

莊子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

是信情乎陶潛桃花源記事見前莊子吾生也有涯

太白當謫逐之時乃能以仙遊自解可謂善處患難

是信情乎陶潛桃花源記事見前莊子吾生也有涯

矣

避地司空原言懷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鷄鳴晨
 雖有匡濟心終為樂禍人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
 卜築司空原北將天柱鄰雪霽萬里月雲開九江春

齊賢曰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晉祖逖傳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視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桀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且論語我則異於是喜舒州同安郡懷寧縣武德元年析置皖城皖陽安樂海城梅城有皖山寰宇記皖水在

懷寧縣之西北晉廬江郡治陽泉有舒縣濬縣濬有

天柱山潯陽縣唐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禹貢九江

孔殷在潯陽界士贇曰晉書劉琨祖逖傳史臣曰劉

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誼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

于是日突佻巧之徒與祖逖一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

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志願其素潔抑為貪亂者

矣謝尚等傳史臣曰康樂次公兼文武志存匡濟陶潛

詩曰甘淪西河素月山東崑崙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

景侯乎大階平然後託微身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

新所願得此道終然保清旨共弄景奔日馭攀星戲河

津一隨王喬去長年王天霄

齊賢曰大階事見前漢書陳萬年迂太僕萬年

廉平內行脩然善事人賂書也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士

贇曰江淹詩恩紀被微身又別賦尚有華陰上士眼

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口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

頓鍊金鼎而方堅列于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比宮

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謝靈運詩終然謝天伐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正義之清貞有鑒裁廣雅曰馭日義

上崔相百憂章時在潯陽獄

共公赫怒天維中摧鯤鯨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

成此禍胎火焚崑山玉石相礎仰希霖雨灑寶炎煨

箭發石開戈揮日迴鄒衍慟哭燕霜颯來齊賢曰列子曰共工

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

孤遊枚叔諫吳王書曰幅生有基禍生有胎書序曰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說命曰用汝作霖雨漢李廣為

右非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為虎而射之中石沒

矢視之石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

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注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

之孫司馬子其之子又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
王王信譖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

微誠不感猶繫夏臺蒼鷹搏攫丹棘崔嵬豪聖凋枯

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岳豈頽穆逃楚難鄒脫吳災

見機苦遲二公所哈驥不驟進麟何來哉齊賢曰史記桀召湯

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郅都為中尉嚴酷行法不避
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則目而視號曰蒼鷹豪聖周公

也別公遭流言之變王道凋枯故爾以下諸詩哀傷
之孔子曰天之去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檀弓曰

孔子歌曰太山其頽乎漢書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
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後

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置酒嘗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錡
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獨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

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謝病去申公白
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一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
使杵確曰春於市鄒陽齊人仕吳父之吳王陰有邪
謀陽奏書諫王不內其言於是陽枚乘嚴忌皆去之
梁從孝王遊宋王九辯云驥進而不求服兮鳳亦不
貪餒而忘食餒於偽切公羊春秋曰西狩獲麟有以
告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
拭面涕泗噴咆士贊曰左思詩咄嗟復凋枯說文曰
楚人謂相

星離一門草擲二孩萬憤結習憂從中催

金瑟玉壺盡為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

天網重恢屈法申恩棄瑕取材治長非罪尼父無猜

覆盆儻舉應照寒灰齊賢曰鮑照詩清如玉壺冰賈

臯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
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老子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孔子曰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士贊
曰傳玄擬楚詞曰光滅星離古詩歌竟長大息李陵
與蘇武書曰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血遲與
陳伯之書曰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抱朴子曰是
責三光不照於覆盆之內也魏志劉廙傳魏諷反廙
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
舌之制也特原不問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
覆族遭軋坤之靈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
木物不谷施於天地子不謝生
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人懼鯨鯢翕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
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磬磬栖栖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

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

齊賢曰海賦天網渤商桓子新論曰夏禹

之時洪水澎湃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蘇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注鯢鯢大魚

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齊之北曰渤海燕之東

曰遠海尚書洪水滔天春秋命晉平公駕六龍以上下

元宗幸蜀故云遷白日於秦西左傳晉侯曰南冠誰

也南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琰之問其族曰伶

人也與之奏者南音公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屈

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王贊曰

漢匈奴傳嚴尤曰出地沙鹵多乏水草孝武紀曰建

始元年四月黃霧四塞時安祿山反范陽燕地故云

左傳曰芒芒九土殫延年詩臨堂對壘分詩云鴻鴈

于飛哀鳴嗷嗷論語丘何為是栖栖者與高堂喻朝

廷 兄九江兮第二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

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

提携樹榛拔桂囚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

此衰吾將安棲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

相擠子胥鳴夷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為此繫蒼蒼

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儻辨美玉君收

白珪齊賢曰九江三峽見前左傳南至于穆陵唐書沂州沂水縣有穆陵關洪州豫章郡南昌縣本

豫章縣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

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下風立而問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何也子高曰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曰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

子闢行邪無事吾事耕而不顧矣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王使賜子胥屬鏹之劍子胥乃自斃死王

取子胥屍盛之以鳴鳧革浮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
上曰胥山史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莊
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王贊曰晉許遊遊出採藥
後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左傳趙盾曰括君姬之愛
子江淹別賦送愛子兮沾羅裙漢書帝謂燕王旦曰
今王骨肉至親曹植詩含卒骨肉情禮記長者與之
提携蔡琰胡笳曰天蒼蒼兮上無緣史記子韋謂宋
景公曰天高聽卑蜀秦志傳張溫問宓曰天有耳乎
曰天處高而聽卑論語有笑玉
於斯毛詩白珪之玷尚可磨也

荊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作

脩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
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崢嶸時危人枯槁
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

齊賢曰唐岳州巴陵郡有象湖巴蛇吞象曝骨於此

因以名湖寰宇記君屠也蛇於洞庭其骨著陵故曰
巴陵淮南子曰斬脩蛇於洞庭禹謨曰土侖有苗格
孔安國傳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土贊曰楚
歲既晏兮孰華子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陶潛詩一
生亦枯槁張載詩季世喪亂起禮記顏淵曰去
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謝靈運詩懷抱觀古今 鄧路

方丘墟章華亦傾倒風悲猿嘯苦木落鴻飛早日隳

西赤沙月明東城草關河望已絕氛霧行當掃長叫

天可聞吾將問倉昊 齊賢曰屈原哀郢曰發郢都而
去國兮荒忽其焉極左傳楚子

成章華之臺赤沙湖在洞庭西土贊曰晉書紀史
曰生靈版蕩社稷丘墟謝靈運詩風悲黃雲起漢武
帝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
班固答賓戲超荒忽兮矚顯蒼天也

覽鏡書懷